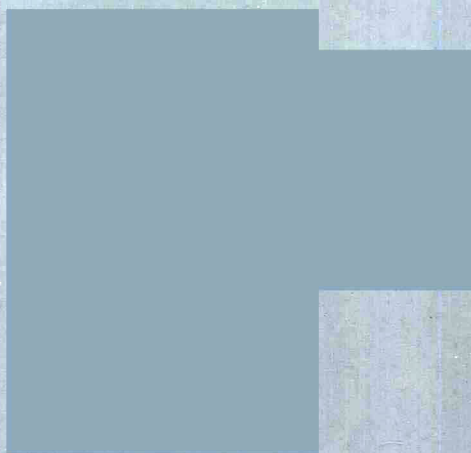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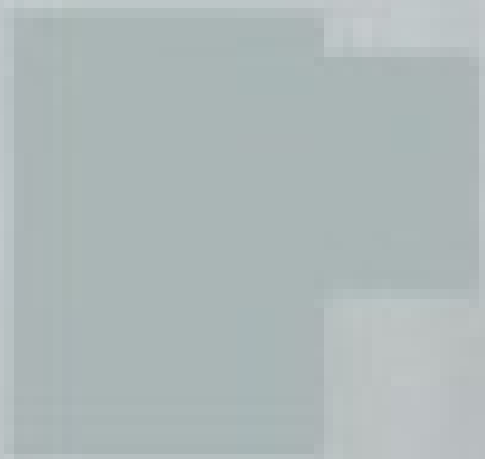
聊齋志異

附冊



聊齋誌異

卷之四



聊齋志異

附冊

聊齋志異附冊

編者按：聊齋志異手稿本原多殘闕，閱讀時甚爲不便，如一一描補，不僅易損原貌，在技術上也有很多困難。今特參照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乾隆間鈔本及王利器同志藏青柯亭刻本，將手稿本殘闕太甚的篇章全文錄出；如僅是個別文字殘闕，則摘錄原句，標明某篇某行，並在補文右方加重點，以便識別。彙集這些校出的篇章及字句作爲附冊，以利讀者查對。其乾隆間鈔本及青柯亭本的文字與手稿本間有出入者，則仍從手稿本，但也附錄上述兩本的異文，用括弧標出；方括弧內的字，表示爲手稿所無；圓括弧內的字，表示與手稿不同。讀者從這些地方也可看到本書的某些演變情況。

第一冊

序

志而曰異。明其不同於常也。然而聖人曰。君子以同而異何耶。其義廣矣大矣。夫聖人之言。雖多主於人事。而吾謂三才之理。六經之文。諸聖之義。可一以貫之。則謂異之爲義。卽易之冒道無不可也。夫人但知居仁由義。克己復禮。「足」爲善人君子矣。而陟降而在帝左右。禱祝(祀)而感召風雷。乃近於巫祝之說者何耶。神禹創鑄九鼎。而上(山)海一經。復垂萬世。豈上古聖人而喜語怪乎。抑爭子虛烏有之賦心。而鈔本無而字預爲分道揚鑣者地乎。後世拘墟之士。雙瞳如豆。一葉迷山。

目所不見。率以仲尼不語爲辭。不知鶴飛石隕。是何人載筆爾爾也。倘概以左氏之誣蔽之。無異掩耳者高語無雷矣。引而伸之。卽閻闔九天。衣冠萬國之句。深山（上）窮谷中人。亦以爲欺我無疑也。余謂欲讀天下之奇書。須明天下之大道。蓋以人倫大道淑世者。聖人之所以爲木鐸也。然而天下有解人。則雖「言」孔子之所鈔本無不語者。皆足輔功令教化之所不及。而諾臯夷堅。亦可與六經同功。苟非其人。則雖日述孔子之所常言。而皆足以佐憲。如讀南子之見。則以爲淫辟皆可周旋。泥佛肱之往。則以爲叛逆不妨共事。不止詩書發塚。周官資篡已也。彼拘墟之士多疑者。其言則未嘗不近於正也。一則疑曰政教自堪治世。因果無乃渺茫乎。曰是也。然而陰隲上帝。幽有鬼神。亦聖人之言否乎。彼彭生覲面。申生語巫。武曩（照）宮中。田蚡枕畔。九幽斧鉞。嚴於王章多矣。而世人往往多疑者。以報應之或爽。誠有可疑。卽如聖門之士。賢雋無多。德行四人。二者夭亡。一厄繼母。幾乎同於伯奇。天道憤憤（懣懣）。一至此乎。是非遠洞三世。不足消釋羣憾。釋迦馬麥。袁盎人瘡。「世」亦安能知之。故非天道憤憤。人自憤憤故也。或「再疑」曰。報應示戒可矣。妖邪不宜黜（除）乎。曰是也。然而天地大矣。無所不有。古今變矣。未可舟膠（膠舟）。人世不皆君子。陰曹反皆正人乎。豈夏姬謝世。便儕共姜。榮公撤瑟。可參孤竹乎。有以知其必不然矣。且江河日下。人鬼頗同。不則幽冥之中。反是聖賢道場。日日唐虞三代。有是理乎。或又疑而且規之曰。異事鈔本無異事兩字世固間有之矣。或亦不妨抵掌。而竟馳想天外。幻跡人區。無乃爲齊諧濫觴乎。曰是也。然子長列傳。不厭滑稽。卮言寓言。蒙莊嚆矢。且二十一史。果皆實錄乎。仙人之議李郭也。固有遺憾久矣。而況勃窣文心。筆補造化。不止生花。且同煉石。佳鬼佳狐（佳狐佳鬼）之奇俊也。降福

既以孔皆。敦倫更復無數。人中大賢。猶有愧焉。是在解人。不爲法縛。不死句下可也。夫中郎帳底。應饒子家之異味。鄴侯架上。何須鬼(兔)冊之常詮。余鈔本無願爲婆娑藝林者。職調人之役焉。古人著書。其正也。則以天常民彝爲則。使天下之人。聽一事如聞雷霆。奉一言如親日月。外此而書或奇也。則新鬼故鬼。魯廟依稀。內蛇外蛇。鄭門躑躅。非盡矯誣也。倘盡以不語二字。奉爲金科。則萍實商羊。羴羊楛矢。但當搖首閉目而謝之足矣。然乎否耶(乎)。吾願讀書之士。覽此奇文。須深慧業。眼光如電。牆壁皆通。能知作者之意。並「能」知聖人或雅言或罕言或不語之故。則六經之義。三才之統。諸聖之衡。一一貫之。異而同者。忘其異焉可矣。不然。癡人每苦情深。入耳便多濡首。一字魂飛。心月之精靈冉冉。三生夢渺。牡丹之亭下依依。檀板動而忽來。桃荊遣而不去。君將爲罔兩曹邱生。僕何辭齊諧魯仲連乎。

康熙己未春日穀旦紫霞道人高珩題。

聊齋志異序

第八、九行 「其爲聞見(見聞)也幾何矣。人之言曰。有形形者。有物物者。而不知有以無形爲形。無物爲物者。夫無形無物。則耳目窮矣。而不可謂之無也。有見蚊腹(睫)者。」

聊齋自誌

第八、九行 「……瞿曇。偏袒入室。藥膏如錢圓粘乳際。寢鈔本無寢而松生。果符墨誌。且也少

羸(羸)多病。長病不猶。門庭之棲寂則冷淡如僧。筆墨之耕耘則蕭條似鉢。每搔頭自念。」

畫壁

第十三行 「衆女環繞之。使者曰。全未。答言已全。」

王六郎

第三、四行 「既而中(終)夜不獲一魚。意頗失。少年起曰。請於下流爲君毆之。遂飄然去。少間復返。曰。魚大至矣。果聞唼呷有聲。舉網而得數頭。皆盈尺。喜極申謝。欲歸。」

第二十一、二行 「數日。又來告別。許疑其復有代者。曰。非也。前一念惻隱。果達(感)帝天。今授爲招遠縣鄔鎮土地。來朝(赴)來日(赴任)。倘不忘故交。當一往探。」

第三十一行 「大異平時。謝曰。遠勞顧問。喜泪交并。」

第四十行 「瀉囊貨騎始得歸。其族弟甚諧。」

偷桃

第十五、六行 「術人喜。持獻公堂。堂上傳視良久。亦不知其真僞。」

勞山道士

第十行 「纖腰秀鈔本作綉項。翩翩作霓裳舞。」

狐嫁女

第五行 「摩娑(擘)數進。始抵後樓。」

第二十三、四行 「疑其夜出而早入者。公出爵示之。衆駭問。因(公)以狀告。共思此物非寒士所

有。乃信之。後「公」舉進士。任於鈔本無肥丘。有世朝□朱姓□公(有世家朱姓宴公)。命取巨

觥。」

嬌娜

第四十六、七行 「啓目。果見故里。始知公子非人。喜扣(叩)家門。母出非望。又睹美婦。方共

忻慰。及回顧。則公子逝矣。松娘事姑孝。艷色賢名。聲聞遐邇。」

三生

第一行 「劉孝廉。」

成仙

第二十六、七行 「問所棲止。答在勞山之鈔本無上清宮。既而抵足寢。夢成禿(裸)伏胸上。……

呼成不應。坐而索之。杳然不知所往。」

第四十四、五、六行 「遂起從之。所行殊非舊途。覺无幾時……因踽踽至家門。叩不能應……燈燭熒熒(然)。內人未寢。」

新郎

第十四、五、六、七行 「一日。合家惶遽。似有急難……不意儀裝未備。忽遘閔凶……周旋言動。頗甚艸艸。方欲覓途行鈔本無行字……至家。歷言(述)端末。因與投官陳訴。」

王蘭

第一行 「責送還生。則尸已敗。鬼懼罪。」

鷹虎神

第六行 「入廟。使傾所盜錢。跪守之。」

王成

第五十二行 「笑曰。痴男子。此何珍寶。而千金直也。」

畫皮

太原王生。早行。遇一女郎。抱襖獨奔。甚艱於步。急走趨之。乃二八姝麗。心相愛樂。問何夙夜踽踽獨行。女曰。行道之人。不能解愁憂。何勞相問。生曰。卿何愁憂。或可効力不辭也。女黯然而曰。父母貪賂。鬻妾朱門。嫡妬甚。朝詈而夕楚辱之所弗堪也。將遠遁耳。問何之。曰。在亡之人。烏有定所。生言敝廬不遠。卽煩枉顧。女喜從之。生代攜襖物。導與同歸。女顧室無人。問君何無家口。答云齋耳。女曰。此所良佳。如憐妾而活之。須秘密勿洩。生諾之。乃與寢合。使匿密室。過數日而人不知也。生微告妻。妻陳疑爲大家媵妾。勸遣之。生不聽。偶適市。遇一道士。顧生而愕。問何所遇。答言無之。道士曰。君身邪氣縈繞。何言無。生又力白。道士乃去。曰。惑哉。世固有死將臨而不悟者。生以其言異。頗疑女。轉思明明麗人。何至爲妖。意道士借魘鈔本作魘或本作厭禳以獵食者。無何。至齋門。門內杜不得入。心疑所作。乃踰墘垣。則室門亦閉。躡迹(足)而窺窺之。見一獐鬼。面翠色。齒巉巉如鋸。鋪人皮於榻上。執采筆而繪之。已而擲筆。舉皮如振衣狀。披於身。遂化爲女子。睹此狀大懼。獸伏而出。急追道士。不知所往。徧跡之。遇于野。長跪乞救。道士曰。鈔本無曰字請遣除之。此物亦良苦。甫能覓代者。予亦不忍傷其生。乃以蠅拂授生。令挂寢門。臨別。約會於青帝廟。生歸。不敢入齋。乃寢內室。懸拂焉。一更許。聞門外戢戢有聲。自不敢窺也。鈔本無也字使妻窺之。但見女子來。望拂子不敢進。立而切齒。良久乃去。少時復來。罵曰。道士嚇我。終不然。寧入口而吐之耶。取拂碎之。壞寢門而入。徑登生牀。裂生腹。搗生心而去。妻號婢入。燭之。生已死。腔血狼籍。陳駭涕不敢聲。明日使弟二郎奔告道士。道士怒曰。我固憐之。鬼子乃敢爾。卽從生弟來。女子已失所在。旣而仰首四望。曰。幸遁未遠。問南院誰家。

二郎曰。小生所舍也。道士曰。現在君所。二郎愕然。以爲未有。道士問曰。曾否有不識者一人來。答曰。僕早赴青帝廟。良不知。當歸問之。去少頃而返。曰。果有之。晨間一嫗來。欲傭。爲僕家操作。室人止之。尙在也。道士曰。卽是物矣。遂與俱往。仗木劍立庭心呼曰。孽魅(鬼)償我拂子來。嫗在室。惶遽无色。出門欲遁。道士逐擊之。嫗仆。人皮剝然而脫。化爲厲鬼。臥嗥如豬。道士以木劍梟其首。身變作濃烟。匝地作堆。道士出一葫蘆(蘆)。拔其塞置烟中。颯颯然如口吸氣。瞬息烟盡。道士塞口入囊。共視人皮。眉目手足。無不備具。道士卷之。如卷畫軸聲。亦囊之。乃別欲去。陳氏拜迎于門。哭求回生之法。道士謝不能。陳益悲。伏地不起。道士沉思曰。我術淺。誠不能起死。我指一人或能之。往求必合有效。鈔本無往求必合有效句問何人。曰。市上有瘋者。時臥糞土中。試叩而哀之。倘狂辱夫人。夫人勿怒也(之)。二郎亦習知之。乃別道士與嫂俱往。見乞人顛歌道上。鼻涕三尺。穢不可近。陳膝行而前。乞人笑曰。佳人愛我乎。陳告之(以)故。又大笑曰。人盡夫也。活之何爲。陳固哀之。乃曰。異哉。人死而乞活于我。我閻摩(羅)耶。怒以杖擊陳。陳忍痛受之。市人漸集如堵。乞人咯痰唾盈把。舉向陳吻曰。食之。陳紅漲于面。有難色。旣思道士之囑。遂強啖焉。覺入喉中。硬如團絮。格格而下。停結胸間。乞人大笑曰。佳人愛我哉。遂起行已不顧。尾之入于廟中。迫而求之。不知所在。前后冥搜。殊無端兆。慚恨而歸。旣悼夫亡之慘。又悔食唾之差。俛仰哀啼。但願卽死。方欲展血斂尸。家人竚望。無敢近者。陳抱尸收腸。且理且哭。哭極聲嘶。頓欲嘔。覺鬲中結物。突奔而出。不及回首。已落腔中。驚而視之。乃人心也。在腔中突突猶躍。熱氣騰蒸如烟然。大異之。急以兩手合腔。極力抱擠。少懈。則氣氤氳自縫中出。

乃裂繒帛急束之。以手撫尸。漸溫。覆以衾。中夜啓視。有鼻息矣。天明竟活。爲言恍惚若夢。但覺腹鈔本無腹字隱痛耳。視破處。痂結如錢。尋愈。

異史氏曰。愚哉世人。明明妖也。而以爲美。迷哉愚人。明明忠也。而以爲妄。然愛人之色而漁之。妻亦將食人之唾而甘之矣。天道好還。但愚而迷者不寤可哀也夫句耳。可哀也夫。鈔本作哀哉

陸判

第四十五行 『收家人鞠之。一如朱（主）言。郡守不能決。朱歸。求計于陸。陸曰。不難。當使伊女自言之。』

丁前溪

第四行 『貧不能厚客給。幸能垂諒。問主人何業。則家元（无）貲產。』

海大魚

第二行 『值清明節。則攜眷口往拜其墓。』

鳳陽士人

第二十六、七行 『忽見弟三郎乘馬而至。遽便下問。女具以告。……枕上之語。猶囁囁也。三郎

舉巨石如斗。鈔本無如斗二字」

第二冊

劉海石

第七、八行 「海石忽驚曰。兄有滅門之禍。不知耶。滄客愕然。莫解所以。海石曰。久失聞問。竊意(疑)近況未必佳也。……既而笑曰。灾殃未艾。」

第十六行 「婦羞不肯袒示。劉子固強之。」

第十八、九、二十行 「曰。似此可月餘死耳。……問此何物。曰。亦狐屬。吸人神氣以爲靈。最利人死。滄客曰。久不見君。何能神異如此。無乃仙乎。笑曰。特從師習小技耳。何遽云仙。」

問其師。答云山石道人。」

第二十五、六行 「海石曰。汝造孽既多。拔一毛猶不肯耶。執而拔之。隨手復化爲狸。納袖欲出。滄客苦留。乃爲一飯。問後會。曰。此難預定。我師立願弘(宏願)。常使我等遊世上(遊海上)。」

犬燈

第五行 「主人益怒。謂僕曰。來時當捉之來。」

第九行 「後僕自他方歸。遙見女子坐道周。」

水災

第八行 「則孝子某家也。」

濟南道人

第十行 「請于水面亭。報諸憲之飲。」

第三冊

鷓頭

諸生王文。東昌人。少誠篤。薄游于楚。過六河。休于旅舍。仍(乃)步門外。遇里戚趙東樓。大賈也。常數年不歸。見王相執相執或本作執手甚懼。便邀臨存。至其所。有美人坐室中。愕怪卻步。趙曳之。又隔窗呼妮子去。王乃入。趙具酒饌。話溫涼。王問此何處所。答云此是小勾欄。余因久客。暫假牀寢。話間。妮子頻來出入。王踞促不安。離席告別。趙強捉令坐。俄見一少女經門外過。望見王。秋波頻顧。眉目含情。儀度(容)嫵婉。實神仙也。王素方直。至此惘然若失。便問麗者何人。趙曰。此媼次女。小字鷓頭。年十四矣。纏頭者屢以重金啗媼。女執不願。致母鞭楚。女以齒

釋哀免。今尙待聘耳。王聞言俯首。默然癡坐。酬應悉乖。趙戲之曰。君倘垂意。當作冰斧。王撫（撫）然曰。此念所不敢存。然日向夕。絕不言去。趙又戲請之。王曰。雅意極所感佩。囊澁柰何。趙知女性激烈。必當不允。故許以十金爲助。王拜謝趨出。罄貨而至。得五數。強趙致媼。媼果少之。鵝頭言於母曰。母日責我不作錢樹子。今請得如母所願。我初學作人。報母有日。勿以區區放卻財神去。媼以女性拘「執」。但得允從。卽甚懽喜。遂諾之。使婢邀王郎。趙難中悔。加金付媼。王與女懽愛甚至。旣謂王曰。妾煙花下流。不堪匹敵。旣蒙繾綣。義卽至重。君傾囊博此一宵懽。明日何如。王泫然悲哽。女曰勿悲。妾委風塵。實非所願。願未有敦篤可託如君。鈔本作如君可託者。請以宵遁。王喜。遽起。女亦起。聽譙鼓已三下矣。女急易男裝。草草偕出。叩主人扉。王故從雙衛。托以急務。命僕便發。女以符繫僕股並驢耳上。縱轡極馳。目不容啟。耳後但聞風鳴。平明至漢江。鈔本無江字口。稅屋而止。王驚其異。女曰。言之得無懼乎。妾非人。狐耳。母貪淫。日遭虐遇。心所積懣。今幸脫苦海。百里外卽非所知。可幸無恙。王略無疑貳。從容曰。室對芙蓉。家徒四壁。實難自慰。恐終見棄置。女曰。何爲（必）此慮。今市貨皆可居。三數口淡薄亦可自給。可鬻驢子作費本。王如言。卽門前設小肆。王與僕人躬同操作。賣酒販漿其中。女作披肩刺荷囊。日獲贏餘。願贍甚優。積年餘。漸能蓄婢媼。王自是不著憤鼻。但課督而已。女一日悄然忽悲曰。今夜合有難作。柰何。王問之。女曰。母已知妾消息。必見凌逼。若遣姊來。吾無憂。恐母自至耳。夜已央。自慶曰。不妨。阿姊來矣。居無何。妮子排闥入。女笑逆之。妮子罵曰。婢子不羞。隨人逃匿。老母令我縛去。卽出索子繫女頸。女怒曰。從一者得何罪。妮子益忿。捽女斷襟。家中婢媼皆集。妮

子懼。奔出。女曰。姊歸母必自至。大禍不遠。可速作計。乃急辦裝。將更播遷。媼忽掩入。怒容可掬。曰。我固知婢子無禮。須自來也。女迎跪哀啼。媼不言。揪髮提去。王徘徊愴惻。眠食都廢。急詣六河。冀得贖。至則門庭如故。人物已非。問之居人。俱不知其所徙。悼喪而返。於是俵散客旅。囊費東歸。後數年。偶入燕都。過育嬰堂。見一兒七八歲。僕人怪似其主。反復凝注之。王問看兒何說。僕笑以對。王亦笑。細視兒。風度磊落。自念乏嗣。因其肖己。愛而贖之。詰其名。自稱玉孜。王曰。子棄之襁褓。何知姓氏。曰。本師嘗言。得我時胸前有字。書山東王文之子。王大駭。曰。我卽王文。烏得有子。念必同己姓名者。心竊喜。甚愛惜之。及歸。見者不問而知爲王生子。孜漸長。孔武有力。喜田獵。不務生產。樂鬪好殺。王亦不能箝制之。又自言能見鬼狐。悉不之信。會里有患狐者。請孜往覘之。至則指狐隱處。令數人隨指處擊之。卽聞狐鳴。毛血交落。自是遂安。由是人益異之。王一日游市廛。忽遇趙東樓。巾袍不整。形色枯黯。驚問所來。趙慘然請問。王乃偕歸命酒。趙曰。媼得鴛頭。橫施楚掠。旣北徙。又欲奪其志。女矢死不來。趙慘然請問。王乃偕歸命酒。趙曰。媼得鴛頭。橫施楚掠。旣北徙。又欲奪其志。女矢死不來。二。因囚置之。生一男。棄諸(之)曲巷。聞在育嬰堂。想已長成。此君遺體也。王出涕曰。天幸孽兒已歸。因述本末。問君何落拓至此。歎曰。今而知青樓之好。不可過認真也。夫何言。先是。媼北徙。趙以負販從之。貨重難遷者。悉以賤售。途中脚直供億。繁費不貲。因大虧損。妮子索取尤奢。數年萬金蕩然。媼見牀頭金盡。旦夕加白眼。妮子漸寄貴家宿。恆數夕不歸。趙憤激不可耐。然無奈之。鈔本作然亦無可如何適媼他出。鴛頭自窗中呼趙曰。勾欄中原無情好。所綢繆者錢耳。君依戀不去。將撥奇禍。趙懼。如夢初醒。臨行竊往視女。女授書使達王。趙乃歸。因此情爲王述之。卽

出鴉頭書。書云。知孜兒已在膝下矣。妾之厄難。東樓君自能緬(面)悉。前世之孽。夫何可言。妾幽室之中。暗無天日。鞭創裂膚。飢火煎心。易一晨昏。如歷年歲。君如不忘漢上雪夜單衾迭互煖抱時。當與兒謀。必能脫妾於厄。母姊雖忍。要是骨肉。但囑勿致傷殘。是所願耳。王讀之。泣不自禁。以金帛贈趙而去。時孜年十八矣。王爲述前後。因示母書。孜怒皆欲裂。卽日赴都詢吳媪居。鈔本無居字則車馬方盈。孜直入。妮子方與湖客飲。望見孜。愕立變色。孜驟進殺之。賓客大駭。以爲寇。及視女尸。已化爲狐。孜持刀(刀)逕入。見媪督婢作羹。孜奔近室門。媪忽不見。孜四顧。急抽失望屋梁射之。一狐貫心而墮。遂決其首。尋得母所。投石破扇。母子各失聲。母問媪曰。已誅之。母怨曰。兒何不聽吾言。命持葬郊野。孜僞諾之。剝其皮而藏之。檢媪箱篋。盡卷金貨奉母而歸。夫婦重諧。悲喜交至。旣問吳媪。孜言在吾囊中。驚問之。出兩革以獻。母怒罵曰。忤逆兒何得此爲。號慟(痛)自搗。轉側欲死。王極力撫慰。叱兒瘞革。孜忿曰。今得安樂所。頓忘撻楚耶。母益怒。啼不止。孜葬皮反報始稍釋。王自女歸。家益盛。心德趙。報以巨金。趙始知媪母子皆狐也。孜承奉甚孝。然悞觸之。則惡聲暴吼。女謂王曰。兒有拘筋。不刺去之。鈔本無之字終當殺人(身)傾產。夜伺孜睡。潛紮其手足。孜醒。曰。我無罪。母曰。將醫爾虐。其勿苦。孜大叫。轉側不可開。女以巨針刺踝骨側。深鈔本無深字三四分許。用力掘斷。崩然有聲。又於肘間腦際並如之已。乃釋縛。拍令安臥。天明奔候父母。涕泣曰。兒早夜憶昔所行。都非人類。夫(父)母大喜。從此溫和如處女。鄉里賢之。

異史氏曰。妓盡狐也。不謂有狐而妓者。至狐而搗。則獸而禽矣。滅理傷倫。其何足怪。至百